春晒

□周晓绒

二月初，走过一条巷道，发现多了几根竹竿，竹竿上骑着长条的萝卜。这个晒法和切法有点新奇。大众一般将萝卜切成片或丝，晾晒在竹匾、米筛、竹簟上。这家主妇别出心裁，居然把萝卜不切断，切成很长的条，像削苹果皮一样，连成一整条。她没工具，又想晒，只能把萝卜当成布条来晾晒。第一天萝卜水分足，骑在滑溜溜的竹竿上，我看了都生怕它掉下来。好在没切断，互相牵连着，萝卜颤颤巍巍耍杂技一样，在竹竿上有惊无险呆足一天。晒一天，萝卜蔫了，看着也没那么胆战心惊。春天时晴时雨，主人拿进拿出。后来看见萝卜居然吊在衣架上，十多个衣架挂在竹竿上，玉白色细长连绵的萝卜干像棉纱线，在和煦的春风下，享受着阳光和花香。沐浴在花香中的萝卜干，或许比秋天的好吃。我觉得这萝卜干挺幸福的，不仅得到主妇的无限关爱，还享受了春日暖阳、温煦春风和芬芳馥郁的花香。

春风似催长素，雪里蕻、花芥菜、剥芥菜（叶芥菜），一夜之间变粗变大，来不及吃的菜只得腌了晒。一路上，我遇见不少晒菜的场景。城里晒菜规模不如农村，乡村是豪横版，城里只能是浓缩的。城里人五花八门的春晒，也挺有看头。笋干摊米筛上，搁摩托车上晒；竹匾上晒着梅干菜和笋，还有一米筛黑不溜秋、叶子阔大的菜。我问主人是啥菜？她说，剥芥菜。剥芥菜也晒干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不知口感咋样，我觉得不大好吃，要不大家都晒了。太阳西斜，索性搁汽车上晒，享受落日余晖，晒干一点是一点。

盛水果的塑料筐洗刷一下，弄几根绳子挂在树上，里面放几条小黄鱼，大的从背脊剖开晒鲞。找出一扇废弃的纱窗，洗刷一翻，晒上切成长条的萝卜干。城里基本是小打小闹，晒着玩。可是也看见一个豪横的，惊得我目瞪口呆，站在那里拍照。主人是个男的，他笑眯眯看着说：“你拍吧，没事的。”边上有人起哄：“不怕别人把你的苔条发上抖音？”他乐呵呵地说：“那是帮我做宣传，更加好。我的苔条碧绿生青，好吃得很！”这个男人开了一家麦饼店，专门搨岔路麦饼。咸的是虾皮麦饼，甜的是芝麻苔条麦饼，大家也喜欢吃。他家生意好，春天要囤足一年的用量，怪不得晒了一长溜，差不多五米长。

去爬山，看见一户人家把竹笋氽熟，挂在竹竿上，整株晒，嫩笋挂老竹，颇有禅意。春晒印象深刻的，还是我家晒梅干菜和笋干。我妈别的食物做得不出色，她晒的梅干菜，吃过的都夸好。冬天母亲种很多雪里蕻，春天割倒，洗净、切成段，腌制一晚，第二天就可以晒了。农村地方大，闲置不用的竹簟用新扫帚扫干净，把腌菜撒在竹簟上，院子里能放三张簟。不时用竹竿扒拉翻晒。晒上一天，菜干瘪，蔫头耷脑了，就放到锅里蒸。蒸的时候，母亲会码上新鲜的黄泥拱，让春笋的鲜味渗入菜干，这样晒出的菜干味道特别鲜。出锅后，撒到竹簟上再次晾晒。破缸上放竹匾，撒切片的竹笋，晒笋干。春天的气温，有时也挺高。大中午的，只得戴着斗笠去院子里翻晒，忙忙碌碌。梅干菜刚晒出来味有点冲，放些日子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天热吃不下饭，用自己晒的梅干菜笋干烧肉，让人食欲大增，能吃两碗米饭。

春笋季节，村子里到处是晒笋干和菜干的。柴垛上放着竹匾、米筛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笋和菜的香味中，蔚为壮观。有些人啥都追求完美，把笋干排成花样，一圈一圈，一层一层，也不嫌心焦。路过的人不免一番赞叹，我则会去拍一个照片，给这种美留个倩影。

经过时间和阳光烤炙的食材别具风味，有韧劲，有嚼头，有香味，且能藏得住。春晒，是一种情怀，或许也是想通过食材把春色留住。

拔山毛

□童鸿杰

小时候，大人说布谷鸟是催耕的鸟。在它的叫声里，各家各户为春耕奔忙起来。

畚出上年留好的稻谷，花几天时间晒上，再用盐水泡。秕谷淘净后，倒进箩筐，浇透温水，用稻草盖好。喝了水的稻谷会发热，过几天，谷尖破了壳，细芽慢慢往外冒。这时候，将它们挑到秧田旁，匀细地开始抛。在平坦而浓稠的泥浆里，没几天，小小的根须就扎下了。

扎了根的秧苗，最怕倒春寒。要是没有保护好，这一年的收成就会泡汤。可是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尼龙薄膜还很少，保温抗冻怎么办，村里的人就去拔山毛（当地叫法）。

当时，东钱湖边上的大山多，山毛长得特别好。一到春耕时节，大家都会去那里挖。去的时候都是坐船去的，靠了岸，找当地的生产队，借一个祠堂或者学校，铺上自带的竹席和棉被，就住下了。

山毛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只要找到水源，找到那些枝叶苍郁的大树，山毛自然少不了。我的父亲，当时二十岁还不到，可是他找山毛的水平却挺高。每次找到水源，他会用手掬起水，放在鼻子下闻味道。那种溪水流过山毛的特殊气味，他说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
拔山毛的人太多，渐渐地，大家开始往大山里找。可是那时候天冷，下雪之后，满山都是白茫茫，也是很难找。父亲说，要乘着天刚亮，悄悄地去背阳的山壁上挖，拨开雪，拨开草，这些绿油油的家伙就露出来了。为什么要悄悄地去挖呢？当然啦。你走路太重，鞋子踩在积雪上，沙沙沙乱响，山毛听到了就躲起来了啊。

山毛也喜欢长在腐朽的木头上。有一次，父亲在一座即将垮塌的木桥上，看到了很多的山毛。它们蓬松又饱满，像黄绿色的毯子，在雾气蒸腾的水面上垂挂。当时，父亲抓起一把山毛，发现那山毛竟是热的，像发酵的酒糟，带着大地的温暖和芬芳。那斑斓的色彩、温柔的质感，一直存储在父亲的记忆里，至今散发着光芒。

拔山毛，一般要两天以上，等船舱全部装满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到了家，还得抓紧时间，把新鲜的山毛砍碎，撒到秧田上。完工之后，秧田成了一块块巨大的绿毯，而在绿毯中间，总会瘫着几个像父亲一样的人，他们全身被汗水浸透，但是眉宇间的神情，却又是无比的惬意和安宁。

有了山毛的保护，倒春寒很快就过去了，暖暖的春雨一下，数不清的秧苗就在山毛下面往上蹿。等上几天，秧苗有了一指长，它们和山毛就可以分辨了，然后再等些日子，就可以分株栽秧。拔起来的秧苗，在水里面抖一抖，夹在中间的山毛就散落了。它们完成了使命，汇入大地的怀抱，又成了田里的好肥料。

你可知，何谓山毛？其实，山毛就是苔藓。而拔山毛的故事，是父亲告诉我的。我喜欢这样的故事。每次父亲一说，我就会想起那些童年的清晨，我拎着饭篮走在田埂上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前方奔忙，他用沉重的脚步，告诉我劳动的艰辛，也用憨厚的笑容，展望着丰收的愿景。

总第7170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